

6 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地域文化影响

吴方言作为一种语言形式,还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在地域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表达当地人民情感和民间传统的重要媒介。

6.1 吴方言的文化特点

一方面,吴方言中的词汇、语法、语音等特点,反映了江南地区的历史、文化、风俗等,这些特点在现代汉语中得以传承和发扬,使得现代汉语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以台州的渔文化为例,渔民的方言船工号子,不仅呈现了渔民劳作的场景,传递着渔民收获时的收获与满足,还在另一层面上使人窥探到吴语地区极富生命力与活力的文化。在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的《秦淮景》,也是通过改编苏州经典评弹《无锡景》,以吴方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形象地展现了吴语地区的人文风情^[8-9]。

6.2 吴方言使用者的文化认同感

另一方面,吴方言的使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他们认为吴方言是江南地区文化的代表。这种认同感使得现代汉语在表达地域文化时,更加注重吴方言的运用,从而增强了现代汉语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张爱玲的作品《心经》中,小寒骂同学的“你们作死呢!”^[10],埋怨父亲晚归的“你瞧你,连外衣都汗潮了!”^[10],再比如说鲁迅的《故事新编》中“伊诧异而且害怕的叫,皮肤都是栗,就像触着一支毛刺虫”。^[11]这些生动鲜明的吴方言,一方面极其生动地传达了人物当时的心情,贴合当时故事发生的背景,再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吴方言作者们对吴方言文化的一种认同。因此丁怡琴、王启俊在《论张爱玲小说中合肥方言的运用》中认为,方言代表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色彩和人文追求,它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凸显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地位。^[12]近期大火的吴语方言说唱接力《JZH Cypher 2019》,就是通过将吴方言融入歌曲之中从而宣传了吴方言的魅力,加深了人们对吴方言的认可与良好的印象。因此单秀珍在《〈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中的吴方言词语》中认为,我们对吴方言的重视,其实也是重视吴方言文化以及对祖国语言资源的重视。^[13]

总的来说,吴方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丰富了现代汉语的地域文化表达,使得现代汉语具有了更加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同时,这些影响也反映了吴语与其他方言的交流与融合,体现了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交流的互动性^[14]。

7 结语

吴方言作为中国七大方言之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具有深远而多样化的特点。首先,吴方言所特有的音调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语音语调,使得现代汉语变得更加温润。吴方言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通过引入方言词和俚语等独特的词汇,使得现代汉语更加生动细腻。其次,吴方言的语法和句式结构对现代汉语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汉语表达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风格。此外,吴方言作为吴语地区文化的特殊载体,地区文化也在吴方言的使用中口口相传,在地域文化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方言作为一种独特而丰富的语言系统,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文化底蕴,它将继续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提供新的元素和创造力。同时,吴方言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积极融入现代社会并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王素敏,钟健.晋代吴方言的唇音声母——基于民族语言融合的视角[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3(42):78-84.
- [2] 周耘.中国传统民歌艺术[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111.
- [3] 则成.吴方言名词小考[J].江苏地方志,2020(06):33-35.
- [4] 吕琳.略论吴方言文化与其民歌小调演唱[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1):118-122.
- [5] 吕琳.论苏南民歌的地域风格及其演唱[J].北方音乐,2020(09):105-112.
- [6] 木玉.浙江吴语语法特点[J].舟山师专学报,1996(04):53-62.
- [7] 黄雅楠,吴晓彦.论方言对地域文化的传播作用[J].文学教育(上),2022(08):181-183.
- [8] 林泓羽.汉语主体性与方言多样性的和谐共生——以推普背景下吴方言的保护传承为例[J].今古文创,2023(27):119-121.
- [9] 浦一枝.浅析当代吴语方言传承与面临之困境——以口述历史为突破口[J].汉字文化,2023(14):16-18.
- [10]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 [11] 鲁迅.鲁迅小说全编[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 [12] 丁怡琴、王启俊.论张爱玲小说中合肥方言的运用[J].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2016(03):6-9.
- [13] 单秀珍.《朝花夕拾》和《故事新编》中的吴方言词语[J].语文教学通讯,2018(12):72-74.
- [14]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Traditionality and Modernity in Root-Seeking Literature

Jianing Zhang Yuzhe Li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of three core dimensions—thematic conceptualization, narrative innova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mentation—it demonstrates how this literary current facilitated profound collision and creative integ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and modernist consciousness. By scrutinizing representative works including *The Chess Master*, *The White Deer Plain*, *Pa Pa Pa*, *A Dictionary of Maqiao*, and *Red Sorghum Clan*, the study argues that Root-Seeking Literature transcended mere cultural nostalgia or Western imitation. Instead, it constituted a deliberate endeavor to reappropriate traditional resources through modern critical lenses while remaining grounded in native cultural soil. This movement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he conceptual horizons and expressive capac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stablishing pivotal pathways and providing invaluable paradigms for asserting Chinese literature's distinctive modern character and agential status, thereby exerting enduring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literary developments.

Keywords

Root-Seeking Literature; Traditionality and Modernity;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Regional Culture; Familial Culture; Folk Culture

寻根文学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与交融

张嘉宁 李雨泽

浙江树人学院, 中国·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

本文聚焦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寻根文学”思潮, 该思潮兴起于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文化涌入与本土文化反思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本文详细分析了寻根文学如何在主题思想、叙事艺术及语言风格三大核心维度上, 实现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性意识的深度碰撞与创造性交融。论文通过深入剖析《棋王》《白鹿原》《爸爸爸》《马桥词典》《红高粱家族》等代表性作品, 论证了寻根文学并非简单的复古或西化, 而是一场立足本土文化根基、以现代问题意识重新利用传统资源的探索。“寻根文学”思潮极大地拓宽了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和增强了表现力, 为确立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特点和主体性地位提供了关键路径与宝贵经验, 对后续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寻根文学; 传统性与现代性; 碰撞与交融; 地域文化; 家族文化; 民间文化

1 引言

改革开放初期, 伴随国门开放, 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 中国文学界曾掀起一股“西化”热潮。然而,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外国文学的传入, 激发了一批中国作家以本土的经验和文化去解读、改造外来写作形式, 希望以此解决当时文学面临的精神困境与创新难题。他们将目光投向中国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 希望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灵感和文化资源, “寻根文学”由此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 “寻根”这一

概念本身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模糊性, 作家们对“根”的理解, 是传统文化、民间文化还是地域文化? 以及对“寻”的方式, 是回归、批判、重构还是转化? 不同的理解方式使这场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这种文学的丰富性, 使寻根文学的范围更具有不确定性。它成为一场在特定的历史转型期, 通过回溯民族文化根源, 并在创作中大胆融合传统元素与现代意识, 从而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探索。本综述将从主题、叙事、语言三个核心维度, 深入分析寻根文学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碰撞与交融的复杂图景。

【作者简介】张嘉宁(2005-), 女, 中国江苏常州人, 本科, 从事寻根文学作品在传统性和现代性语境下, 为促进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 对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做出扬弃, 吸纳与创新的文学实践研究。

2 主题层面的碰撞与交融: 重申传统, 回应现代

2.1 传统思想资源的归位与转化

面对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精神荒芜, 寻根作家们有

意识地转向处于文学研究边缘的传统文化资源，尤其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寻求精神的慰藉与超越。例如，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知青岁月里，将对“吃”的本能关注升华为对“棋道”的精神追求。他那近乎痴迷的下棋状态，特别是小说高潮处“车轮大战”的描写，生动诠释了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心斋坐忘”的境界。王一生在棋盘上的“呆”与“静”，恰恰是在动荡时代中保持精神独立、实现心灵自由的独特方式。这并非对道家思想的简单复制，而是将其“自在”“适性”的核心精神，置于生存困境的背景下进行转化，体现了在压抑环境中对个体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和自我价值的确认。汪曾祺的《受戒》则通过明海和小英子纯净自然的感情，以及庵赵庄淳朴和谐的生活，含蓄地表达了对儒家礼教束缚下被压抑的人性的肯定，以及对道家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生活理想的向往，在温婉的笔调下完成了对传统儒道精神的现代温情书写。

2.2 家族文化的现代审视与裂变

家族作为构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自然成为寻根作家们解构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陈忠实的《白鹿原》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小说通过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兴衰史，以白嘉轩这一德高望重的宗族族长为牵系，宗族祠堂为外化表象，深刻展现了传统家族宗法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在现代化制度冲击下的倾颓之势。白嘉轩坚守“仁义”立身、耕读传家的祖训，而祠堂是其维系宗族秩序、执行礼教规范的神圣地点。然而，田小娥这一叛逆女性形象的出现，犹如投入这潭死水中的巨石。她与黑娃对自由爱情和基本人性尊严的追求，与森严的族规礼法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走向了毁灭。她的悲剧命运，正是传统家族伦理与现代个体意识觉醒尖锐矛盾的具象化体现。作者没有对这些时代下的洪尘做出简单的褒贬，而是通过刻画白嘉轩的坚守、白孝文的堕落、鹿子霖的投机、鹿兆鹏的革命、田小娥的抗争等多重线索，立体呈现了传统家族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与艰难蜕变。寻根文学的笔触正是以宏观视角理性展现复杂的家族事理，打破了过往非黑即白的单一传统家族叙事，体现了寻根文学背景下，家族文化叙事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

2.3 民间文化的挖掘与重构

寻根作家们怀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深入地边乡野，对濒临消亡的地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进行抢救性的发掘与文学呈现。韩少功的《爸爸爸》以湘西闭塞山寨为背景，塑造了“丙崽”这个只会说“爸爸爸”和“X妈妈”的畸形儿形象。丙崽的荒诞、愚昧与顽强生存，以及山寨居民在灾难面前杀丙崽祭神又因其不死而奉若神明的行为，成为古老楚文化中神秘、蒙昧、野蛮而又坚韧的象征性写照。小说以冷酷的笔调，揭示了深植于民族文化根性中的“劣根性”，这是对“根”的一种深刻而痛苦的现代性反思。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等，

则聚焦于吴越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深情描绘了葛川江畔渔人、画屋师爹等“最后一个”传统行当者的命运，在自由挽歌式的氛围中记录着民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消逝，饱含着对民间生命强力的赞叹和对现代文明侵蚀的复杂感受。这种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寻根”，表面看是“返祖”式的回归，其深层动机却是为了建立现代的中国文学，即通过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确立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品格，从而打破对西方文学现代化模式的单一依赖。

3 叙事层面的创新整合：旧瓶新酒与资源激活

3.1 叙事结构与视角的革新

线性叙事被普遍打破，时空交错、多重视角、意识流等现代手法被娴熟运用，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力。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小说打破了单一线性历史叙述，通过“我”（孙子）的追忆视角、“父亲”（豆官）的少年视角以及全知叙述的交织，跳跃式地讲述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在高密东北乡的抗日传奇与炽热爱情。这种时空的裁剪与视角的转换，不仅赋予故事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更深刻揭示了历史记忆的主观性和碎片化本质。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现代叙事呈现了一个充满野性生命力和民族血性的民间英雄传奇内核，实现了现代叙事技巧与传统英雄故事范式的创造性融合。韩少功的《爸爸爸》则采用一种近乎冷漠的有限视角，主要聚焦于丙崽的感官和山寨居民的群体行为，客观呈现山寨的愚昧与残酷，这种叙事策略实现了强有力的现代批判。

3.2 民间叙事资源的现代转化

寻根作家广泛汲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地方戏曲、民俗仪式等资源，并运用象征、隐喻、夸张、变形乃至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进行现代转化。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采用独特的“词典体”形式，以115个词条为切入点，深入马桥弓这一湘楚地域的语言、历史、风俗和人心。这种形式本身模仿了民间口口相传、故事片段化的讲述传统，保留了地域文化的原始质朴和神秘感。然而，作者并非简单记录，而是通过对每个词条的文化学、语言学阐释，运用现代理性精神对民间叙事进行了解构、分析和重新编码，揭示了语言背后的权力关系、历史变迁和生存哲学，如对“醒”与“觉”的辨析，使古老的民间叙事焕发出全新的思想光芒和艺术活力。贾平凹的作品，如《商州初录》《浮躁》则深植于陕南商州文化沃土，大量融入地方戏曲秦腔、巫鬼文化、风水堪舆等元素。他笔下的故事具有神秘氛围，人物命运与自然具有奇闻逸事的色彩。贾平凹则手法独特，摒弃了传统单纯展示民俗的乏味笔调，一改车头转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叙事资源，挖掘沉淀其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并注入现代人对生存状态、人性欲望、社会变革的思考，实现了民间资源的深度现代化。莫言小说的魔幻色彩，如《透明的红萝卜》中